

盛夏的一日，我和儿子乘车前往太山风景区。景区旁边的服务站里有很多穿着汉服的游客在拍照，原来这里有免费租借汉服的服务。我们也用证件抵押，选了两套汉服拍照留念。

刚进景区就有很大的声音传来，走近细看，原来是游客在“喊泉”。所谓“喊泉”，就是游客对着音响发声，水池中的几处泉水便闻声而动，声音越高，水柱升得越高；声音越长，水柱喷得越久。随着声音飞溅的泉水，在阳光中飞珠溅玉。沿着石砌的台阶缓步上山，途中夹道的树木相互依偎，形成了一道天然的遮光带，潺潺泉水绵延不断，凉意一路相伴。

走走停停，经过弥勒殿，来到龙泉寺，寺前的两棵核桃树枝繁叶茂，泉水经石雕龙头流出，真是名副其实的龙泉。龙泉寺的大雄宝殿是双层楼阁式建筑，面阔五间，进深三间，单檐歇山顶，下层为砖砌窑洞，上层为木质结构。殿前矗立着唐武周时期的石碑和明万历年间及清乾隆时期碑碣。站在院里仰望大雄宝殿，雕梁画栋，殿宇轩昂，晋阳的古韵之风扑面而来。大雄宝殿东侧有一株苍劲挺拔的唐槐，历经风雨，依然枝繁叶茂。

顺着山路和泉水游走，一路树石相伴，鸟鸣啾

■ 太原印象

太山之行

马晓华

啾。页岩层层，像部部书籍垒叠起来，各自静置于林间，形成天然的石凳。环翠厅旁边有一处假山，半池水草，游客在此休息，休闲桌椅旁还配有充电插座，景区多处都有免费直饮水机。音响里播放着音乐，孩子们在水池中央的栈道上尽情戏水，儿子很快就和素不相识的孩子们打成一片，用花花绿绿的水枪打水仗。伴随着音乐和灯光的变化，假山后面隔一会儿便喷出大团雾气，瞬间孩子们隐于雾气之中，水池顿时宛若仙境。

从平台再往上走，就是观音堂，观音堂东、西两侧有文殊殿、普贤殿各一座。入口处一个大冰柜里是清一色的老冰棍，免费领取。

观音堂这里的古树上挂着写有古诗词的木牌，在此休息时读诗观景再好不过。观音堂东有龙泉祠，又称龙王庙，建于龙神洞之上，内供奉龙王像。祠前古柏参天，斜着生长，与祠堂融为一体，仿佛一位老者，在此默默守护着龙泉祠。

龙泉寺唐代塔基遗址，是龙泉寺的宝藏所在。进入遗址展厅，在灯光的映照下，用黄铜打造的地宫展厅金碧辉煌，舍利子置于展厅中央的最高处。比例协调、神态安详的卧佛金光闪闪，展厅里的石函、木椁、铜椁、银椁、金棺等宝函制作精良，装饰华美，彰显了大唐晋阳的盛世繁华。

走出展厅，顺着龙泉古道，走过藏经楼古色古香的院落，经过草木葱茏的木质栈道，拾级而上，我们来到了太山东坪的望都峰。

望都峰上建有气势恢宏的望都阁。登上望都阁，凉风拂面，满目苍翠。顺着来时的方向望去，太原古县城、太原植物园、晋阳湖公园等景观一览无余，整个太原城尽收眼底。绕阁一周，环顾美景，忘记了俗世烦恼，心胸也豁然开朗起来。

下山途中，脚步轻快，路上听闻秋季太山红叶满山，景致极美，我和儿子又期待着秋游太山了。



■ 灯下随笔

说说书房联

马斗全

联，我因其在政府部门工作，于是为他撰了这样一副。后听说有人抄了去也用于自己的书房联。这副联便也可以说是这几人的书房联。我并没有挂于自己的书房，所以不能说是我的书房联，而只能说是所撰书房联。总之，书房联须是为自家书房或某人书房所撰，应切合书房情形和主人读书状况，主要是心志心情心态，并且通常都会写到书或读书的。

书房联不一定只有一副，如上文所举郑板桥、袁枚等人便曾撰有多副。笔者也曾撰书房联多副。那年单位调整住房，其时“下海”风正盛，我选在了最后面一座楼的一楼，书窗外就是围墙，为的是远离市声，以求安静。我们没有办公室，读书写作都在家里，所以安静是必须的条件。所撰书房联为：“商海声难到；书城守可坚。”后来公房出售，也是最后一次调整住房时，我没有离开最后面那座楼，而选择了一般人不愿住得更为安静且阳光充足的顶层。搬家后，所撰一联为：“处世何曾略低首；读书总在最高楼。”居然得到好些文明诗友的谬赏。

当然，书房联并不一定非得写到书或读书，也可以表达其人生态度与感悟。如清人林庆铨《楹联述录》所记，许紫笙自撰书房联云：“性天每向热肠露；识见都从冷眼看。”又云：“真担当不由好事袭去；大便宜都从吃亏得来。”又云：“莫作心梦间难过去的事；当为亲友中不可少之人。”分明为抒性情，所以林庆铨又说，读此数联，“可想其怀抱”。最感人的是民族英雄张煌言的书斋联：“虚怀揖当世英雄，但愿揭竿并起；努力谢中原父老，还期卷土重来。”颇显其爱国豪情和英雄气概。

“写鬼写妖，高人一等；刺贪刺虐，入骨三分”之联，不但非蒲松龄自撰，而且蒲松龄连见也没见过，系郭沫若1962年参观蒲松龄故居时所撰并书。何况郭沫若分明题曰“蒲松龄故居”，并非为蒲松龄书房所撰，故而挂于蒲松龄故居大门两侧。故居管理人员或因系名人之联，所以又悬于蒲松龄的“聊斋”里。此是不知，古人罕有大门联同时又悬于客斋或书房者。

显而易见，郭沫若题蒲松龄故居的这副联，可以说是盛赞蒲松龄及其《聊斋志异》联，甚至也可以勉强算作题蒲松龄“聊斋”联，而独独不能说是“蒲松龄书房联”。



光阴（水墨画）牛 力 绘

■ 生活记录

要听故事吗

丁梓莘

我想象着遥远的星空下，围坐在篝火边，那是我的朋友们，我走过去，抱着一把旧吉他。

今天要讲什么故事？他们缠着我，紧紧地挨在我身边，叽叽喳喳地询问着。

我拨了一下吉他，一段美妙的和弦，看了看期待地看着我的朋友们，他们的瞳孔里倒映着明亮的火光，灼烧着我的琴。

我于是笑着叹口气，轻声说，今天，想讲一朵花的故事。

残垣断壁中的鲜花，迎着朝阳盛放，阳光落在它如血的花瓣上。你听到它的笑声了吗？轻盈晃动着的枝条，露珠顺着叶片滑落，滴落到土壤中。

它不应被移植于家中，也不应被玻璃罩所保护，这是对他勇气的亵渎，对它美丽自私的藏匿。

我想应该有人与我共享这个故事，一朵花冲破一切阻碍，优雅开放在废墟中。我抛弃了一切科学的注释，想起了我曾经的浪漫主义。我说：“它在发光啊。”

所以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你们听，这个漫长却又略显无趣的故事。因为我无法用言辞确切地形容它的美丽，原谅我的匮乏。

故事还在继续讲，他们围着篝火笑啊、闹啊，听着温柔的琴声，在诉说着，诉说着什么呢？我已经不记得了。

但我记着，记着琴声悠扬，记着他们在笑在闹，在热闹的人间烟火里温暖地张开双臂，无声地邀请，要来一个拥抱吗？

直到后来，后来发生了什么呢？我只知道他们七嘴八舌地问我，下次还会有故事吗？

我笑了笑，拨动最后一根未断的弦，回答说：大概会吧。